

尽侨民之用

非洲可借助其成千上万的移民来促进发展



迪利普·拉塔、索尼娅·普拉扎

乘客在肯尼亚内罗毕机场登机。

移民大潮常常使非洲束手无策。超过 3000 万人已从撒哈拉北部和以南地区正式迁出。未经统计过的移民以及他们的子女和孙辈们更是将这一数字大幅提高，尽管目前还没有比较准确的估计。

这批人口（见专栏）每年会给留在家乡的人或祖籍所在地汇去 400 多亿美元，但他们的技能、知识和管理能力不再归祖国所有——更别提他们每年没有寄回家乡而是留在非洲以外的数以百亿计的美元。劝说这些移民和他们的后代返乡基本可以说是一个渺茫的希望。尽管他们当中许多，甚至可以说是绝大部分，心中仍深怀故土，但他们当初的离开是有原因的。

但观点正在改变。除侨汇之外，侨民也具有很多好处，专家们开始认为，就算是技术工人的流失也有其积极的一面。也许最重要的是，非洲侨民的成员们在帮助祖国的发展方面起到了作用，并且非洲各国已开始了利用移民及其后代的技能和资源的努力。

侨民的规模有多大？

估测侨民的规模是一件复杂的事情。一个人的出

生地，何时移出，以及他的自我认同是什么，都是这个算式的一部分。例如，在美国的侨民使用从美国人口普查得到的“外国出生的人口的出生地”来推算。许多国家划分移民儿童会根据其父母的种族特点，这样得出的移民群体的结果比依据出生地划分得出的结

什么是侨民？

侨民可以被定义为移民之后，他们及他们的后代仍与祖国保持联系的一群人。美国国务院将符合下列特征的移民团体定义为侨民：分散的，不管是出于自愿还是不自愿，跨越社会文化障碍和至少一个政治壁垒的；对故国拥有集体记忆和传说；通过系统的和直接的行为为保持祖国的活力作出承诺；有表示过回归意愿，不过并不一定要有这么做的承诺；有自觉意识和相关认同，并且在侨民团体的媒体中表现出来，有创立侨民的协会或组织及网上的参与。

非洲联盟将其侨民定义为“由起源于非洲但生活在其他洲的人们组成，不论其公民所属和国籍，有意愿为非洲和非洲联盟的发展作出贡献的人”。

果要高得多。暂时性移民以及二代及更后代的移民，可以被视为侨民的一部分，但通常不被记录进移民数据。假使这些数据可信，估计侨民的规模仍然十分困难。对非洲侨民来说尤其如此，因为数据常常不完整。

使用一个狭义但简单的方式可将侨民定义为“外国出生的人口”，2010 年来自非洲的侨民总人数是 3060 万（世界银行，2011 年）。大约一半离开本国后到了非洲另一个国家。余下的大部分的目的地是欧洲（见图）。

来自北非的超过 90% 的移民到了本地区之外的国家，特别是西欧。但是差不多 2/3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移民迁往了本地区的其他国家。他们大部分留在了相同的子区域中（如，西非人主要留在了西非）。

从侨民中获益

目前对侨民对于其母国的贡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居住在欧洲和美国的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身上。但无论是低技能还是高技能的侨民成员——也无论是在非洲还是不在非洲——都对他们的祖国作出了贡献。这些贡献包括侨汇、贸易、投资以及技能与科技的传播。

侨汇：2010 年，非洲移民以侨汇的形式向非洲国家至少汇入了 400 亿美元。人们相信，真正侨汇的流入，包括未经纪录的，要远远超出这一数字。这些侨汇是移民与发展之间最切实可见的联系，是许多非洲国家的巨大的资金来源：在莱索托，它们占了 GDP 的近 30%；在佛得角、塞内加尔和多哥，占 GDP 的 10% 以上。在埃及，侨汇比苏伊士运河的收入还要多，在摩洛哥则超出了当地的旅游收入。

侨汇一般来说相对稳定，并表现出反周期的特点——因为亲人和朋友通常会在收款人的国家陷入经济衰退或经历了某种灾难时寄出更多的汇款（Mohapatra、Joseph 和 Ratha，2009 年）。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侨汇比外国直接投资、个人债务和股权流动更加稳定。尽管如此，即使侨汇的微小波动也会对收入国带来宏观经济难题，尤其对那些侨汇注入量很大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

侨汇在降低贫困现象的影响范围和严重程度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们使得家庭的收入来源多样化，同时提供了急需的储蓄和投资资本的来源。侨汇也与家庭在教育、经营管理和健康方面的投入增加相关。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都将会有一个很高的社会回报。也就是说，侨汇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的证明非常错综复杂。

许多移民将资金转移到其母国的家庭是出于投资的目的。家庭调查的数据表明，非洲家庭利用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内的发达国家所收到的国际侨汇进行了生产性投资，例如购买农业机械、建设房屋或开展商业、购买土地和发展农场等。以上调查的国家有布基纳法索、肯尼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和乌干达。那些收到来自其他非洲国家汇款的家庭也是用于商业行为和住房建设投资，尽管其程度相比那些从 OECD 国家收到侨汇的家庭要低一些。

虽然侨汇对许多非洲国家的穷人来说是一条救生绳索，向非洲汇款仍然收费昂贵（见《金融与发展》2011 年 6 月号“降低侨汇成本”）。实际上，汇到非洲的汇款手续费为汇款金额的 10% 以上，是所有发展中地区最高的。而在非洲地区内汇款的手续费甚至还要更高，因为货币通常不能兑换或者外汇兑换的手续费贵得离谱。

贸易和投资流动：移民通常会偏爱其母国的商品和服务，这就支持了具有民族特色商品的“乡愁贸易”。更重要的是，移民会通过促进某一国家的消费品生产商与他们满意的另一个国家的分销商以及装配商与合适的零部件供应商的匹配，推动他们的母国和居住国的双边贸易的投资流动。拥有相同的语言或相似的文化背景会使沟通变得简单，并且有助于对运输文件、流程和法规规定的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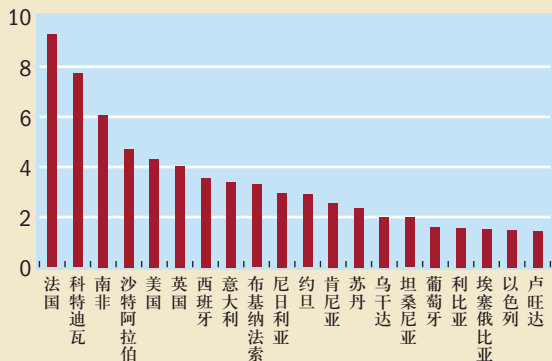
非洲的一些政府机构和私人公司请他们的侨民提供侨民目前所居住国家的市场信息。这些举措包括建立侨民贸易委员会和让侨民参与贸易访问团和商业网络。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乌干达在伦敦和华盛顿的大使馆都对商业和贸易论坛给予支持，以吸引侨民投资者，并促进供应商和出口商的匹配。

通过分散投资基地、引进新的金融产品、提供可靠的资金来源，侨民成员在其母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中

离开祖国

2010 年，许多非洲移民去了欧洲或者美国，但还有很大数量离开故土前往了非洲其他国家。

（移民目的地，占总数百分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11年）。

扮演着催化剂的角色。侨民成员能促进发出国与接收国之间的投资流动，因为他们在帮助识别投资机会和促进合规性方面拥有重要的信息。并且，相比其他投资者，这些移民更愿意在他们的母国承担风险，因为他们更擅长分析投资机会，拥有更多关系来使投资过程变得便捷。所以，潜在的投资者可利用侨民成员的特长来提高他们的利润率。

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卢旺达等国家希望他们的侨民为祖国投资。政府和私人机构都支持商业论坛以吸引侨民投资者。比如，埃塞俄比亚、加纳、尼日利亚和乌干达的非洲投资促进机构都在为投资者提供信息和联系机会，包括从侨民社区获得的信息和机会。有些私人公司和非洲侨民协会还提供在其祖国的投资机会与资源等信息，并为目的国和母国的贸易者的联系提供便利。

比起其他外国投资者，侨民投资者会是更加稳定的资金来源，因为他们熟悉自己的祖国。

侨民债券：非洲侨民成员每年在世界范围内的存款约为 530 亿美元。如果每 10 个侨民中有一个能被说服为其祖国投资 1000 美元，那么非洲每年就能为发展金融募集到 30 亿美元。

动员侨民资金可通过发行侨民债券来实现，这是一种销售给侨民成员的零售集资手段。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或者一家位于发展中国家的声誉良好的私人公司）可通过发行这种小额的债券（从 100 美元到 1000 美元）来挖掘相对较穷（但具有清晰的经济意识）的移民的财富。大额债券可以卖给较富有的移民、侨民团体和机构投资者。

通过发行侨民债券募集来的资金可以用于资助那些海外移民感兴趣的项目（例如房屋建设、学校、医院和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都对他们的留守家庭及其家庭所在社区具有实实在在的益处。侨民债券还可以激发侨民情感上的联结——渴望回馈——潜在地帮助降低回乡发展项目的资金投入。因为侨民在其现在所处国的积蓄大都以现金的形式藏在床垫下或存在目的国低收益的银行账户里，提供年利息达 4% 或 5% 的侨民债券是具有吸引力的。

比起其他外国投资者，侨民投资者会是更加稳定的资金来源，因为他们熟悉自己的祖国，从而可以降低他们对风险的估计。尤其是侨民对货币贬值通常并不怎么担心，因为他们用的更可能是当地的货币。

埃塞俄比亚已经向其侨民发行了债券，其他国家，包括肯尼亚、尼日利亚、卢旺达和津巴布韦，正在着手进行。

其他有着大量侨民从而可以考虑发行侨民债券的非洲国家包括埃及、利比亚、摩洛哥、塞内加尔、突尼斯、乌干达和赞比亚。然而，在这些国家当中，高度的政治风险、弱势的法律系统、全球银行网络的缺乏以及有限的金融专业知识，限制了侨民债券的发展。例如，埃塞俄比亚在 2009 年发行的债券没有能吸引侨民投资者，据说就是因为出于侨民们对政治风险的担忧。多边发展银行们提供部分担保能提高许多侨民债券的信用度。对侨民团体的收入和投资特点以及他们对政治风险的看法进行调查，可以帮助侨民债券的定价和市场定位。海外使领馆对于销售这类债券可以发挥主要作用。

虽然如此，对于母国而言依然存在一些风险。在某种债券发行后的大宗外国货币的流入，以及当债券到期时发生的潜在流出均需要非常仔细的宏观经济管理，特别是汇率方面。即使债券是用本国货币发行的，这些国家也必须密切关注外汇汇率，进行谨慎的债务管理。

技能和科技传播：侨民还可以通过专业协会（如英国的加纳医生和牙医协会）、短期的派往母国的技术专家任命、远程教育，以及技术提高后的移民（主要是短期的）回国等，向母国的公司提供接触科技和技能的途径。

在最近几年，有一种观念上的改变。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决策者不再将技术人员的移民看成一种损失，取而代之的是开始将之视为获得贸易和投资项目以及新知识的机会。并且，移民提升了国内的技术水平，因为许多公民希望能够在海外获得一份报酬优厚、工作环境良好的工作，这样就促使他们进入培训学校学习。

可以通过建立知识交换网络来使侨民的技能得到利用。一些初始举措包括在某些领域或工业行业中的导师—赞助人计划、联合研究项目、同行评审机制、虚拟回馈（通过远程教育和在线学习）以及短期访问和任命等。为加强这些举措的效果，发起国需考察他们在其侨民中可获得的人力资源的情况，并建立起活跃的网络，设计专门的措施和方案。例如，邀请侨民成员在非洲大学授课等一些小规模试验性举措。

调动侨民资源

非洲国家和非洲以外的国家正在开始制定政策，以促进来自侨民的金融资源、技能和科技的流入。许多国家正在调整他们的外交使节，以更好地与侨民团体打交道。

少数非洲国家已建立了政府机构以鼓励侨民投资，支持本地团体，并提供政策建议。这些机构也涉

及了侨民数据的收集、信息和建议的提供、领事馆服务，并且时不时地为移民参与家乡的社会安全、房屋建设和保险方案提供方便。政府的新举措多种多样——从设立专门的处理移民团体事务的部门，到在外交部、内务部、金融部、贸易部、社会事务部、国务院及青年部等现有部门中增加专门的功能。除此以外，一些政府还设立了委员会或分散性机构来处理移民团体事务，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海外政府机构，尤其是大使馆和领事馆，能够在与侨民的接触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最近一次对位于法国、阿联酋、英国和美国的非洲大使馆的调查（该调查是作为世界银行非洲移民项目的一部分实施的）显示，当中有几个大使馆对侨民的数量所知甚少，也就是说，大使馆与国内政府部门的协作应当增强，而且迫切需要对使馆工作人员进行训练，使他们了解如何与侨民成员打交道。

鼓励私人性质的部门网络的发展，或许也是一个与侨民建立联系的有效办法。在现代交流技术上的投资可以使此种联系变得更加便捷。有些政府已放宽外国人对土地的所有权的限制以吸引侨民投资。事实上，在土地购买上给予一些小的优惠，能加强与第二代和第三代侨民的联系。

由于对双重国籍的许可使得旅行更加便捷，能够避免外国人在某些业务上需要面对的限制（如临时性工作或土地所有权），并提供了享有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的渠道，因此，这样能够极大鼓励侨民对母国事务的参与。更广义的来说，双重国籍有助于维持与母国的情感纽带，鼓励持续性联系和投资。尽管有以上益处，非洲的54个国家中仅有21个允许双重国籍。对侨民团体和个人的采访结果表明，保证侨民的选举权是鼓励他们更多地参与到母国事务中的一个重要手段。

如同其他潜在的投资者和贸易伙伴一样，移民意图进行投资或与非洲国家做生意时，经常受到这些国家糟糕的商业环境的限制。过度的条条框框、海关的拖延、恶劣的基础设施、腐败、缺乏宏观稳定性、贸易壁垒、缺乏法律保障，以及政府机构对他们的不信任，都会影响到侨民向祖国投资或回国的决定。要想在贸易、投资和科技方面借助侨民的力量，就需要提供一个友好的商业环境、一个健全和透明的金融部门、一套快速有效的法律系统，以及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

为了进一步深化外交政策目标，也为了推动侨民母国地区的发展，美国和几个高收入欧洲国家正在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团体合作。一些欧洲的移民目的国试图鼓励有技能的移民回归母国，但迄今为止的成果十分令人失望，原因多样，部分因为影响到的移民数量有限，部分因为母国对回归人员的优惠待遇会

引起憎恨情绪，以及出于对吸引愿意回国的工人所需要投放的资金的担忧等等。例如，联合国发展计划署为移居国外者提供三周到三个月的发展工作支持，其经费远远低于聘请专业顾问所需的金额。然而，这些技术的转移过程却令人非常失望，因为与移居国外者的联系是非持续性的，或者也因为侨民成员只能在其母国逗留较短的时间。

对双重国籍的许可能够极大鼓励侨民参与其母国事务。

侨民目的国也开始行动了。他们当中的一些，如加拿大、法国和荷兰，正在成立由侨民团体发动的发展项目，或正在帮助增加侨民组织的能力。侨民团体也在敦促其目的国提供相应的资金（例如在美国的针对其家乡协会的墨西哥人三合一计划），或对给予母国的慈善性质的捐赠和投资取消税收。

对侨民的数据和了解的严重匮乏减弱了侨民们可能对母国增进的贡献。对于有意借助侨民资源的国际性团体而言，应当将改变这种状况作为当务之急。■

迪利普·拉塔（Dilip Ratha）是世界银行移民和侨汇部的首席经济学家和负责人，并担任脱贫研究联盟的首席执行官。索尼娅·普拉扎（Sonia Plaza）是世界银行移民和侨汇部的一名资深经济学家，她还是IZA研究所劳动力研究中心的一名研究员。

本文根据《侨民对于非洲发展的作用》一书改写而成。该书由索尼娅·普拉扎和迪利普·拉塔编辑，世界银行2011年出版。

参考文献：

- Mohapatra, Sanket, George Joseph, and Dilip Ratha, 2009, "Remittances and Natural Disasters: Ex-post Response and Contribution to Ex-ante Preparedness,"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4972 (Washington: World Bank).
- Okonjo-Iweala, Ngozi, and Dilip Ratha, 2011, "A Bond for the Homeland," Foreign Policy, March 24.
- Ratha, Dilip, and Sanket Mohapatra, 2011, "Preliminary Estimates of Diaspora Savings,"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Brief 14 (Washington: World Bank).
- World Bank, 2011, Migration and Remittances Factbook 2011 (Washington, 2nd ed.).